

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
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
當總便成無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
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
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
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
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
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問前說體
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
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

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
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
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
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
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
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扇子有骨有柄
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
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
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徃徃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徃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凡一飲食一起君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克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枯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

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已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

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矣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某在佳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

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丈伯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

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徃徃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

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剗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

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

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

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

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

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
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
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湏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
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
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湏就父子上看不成脫
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
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
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

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
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柰何指開示人所
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
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器却成二片矣○道只是當行
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
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
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
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
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
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

深邃如此爲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

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湏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為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

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
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曾便可見○有德者得天
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
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
情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
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
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
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
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
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
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
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
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
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
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

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旣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箇理

理舉著全無欠闕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著理了行○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爲仁義禮智○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箴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

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
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
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
但要直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
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
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
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

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
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
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
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
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
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即理如何曰
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
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
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

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
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
做木用把木來鑄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
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
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
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
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
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
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

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
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
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
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
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
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
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
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
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
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

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
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
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
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
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
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
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
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非有一毫人為預乎
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
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

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
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
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
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
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
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
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
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
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無該而止就事言者必
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

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

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

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
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
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
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
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
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
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
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

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
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
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
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
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
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
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
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
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
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

吸則爲寒耳○蔡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

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

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拆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

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此亦無不及此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

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
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
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
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
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爲惻
隱爲羞惡內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
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
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
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
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

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
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
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
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
廢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
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
毋滑壞毋闕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
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
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

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王之膚也至微而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睥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

有諸己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祭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堯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

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今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悌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為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

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
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
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
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
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
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邁德之正○中庸分
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
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
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
德不可喚做道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為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
者之謂道體溥溥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
德以道為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
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
也實有諸己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
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
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
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
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德字古經書
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
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
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
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
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
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
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
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

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
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
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
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
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
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所謂天德
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德其道
流行賦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
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理
之真無人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無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臯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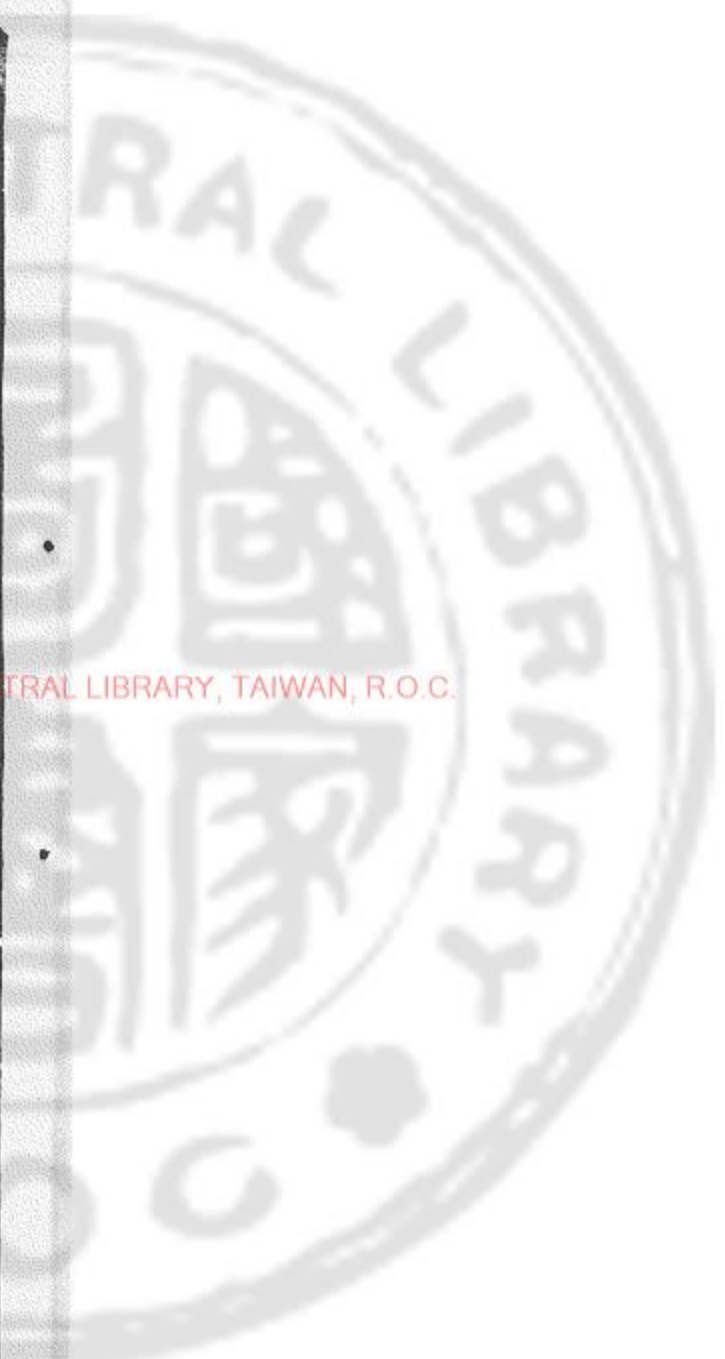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五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會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鷄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

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

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
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
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
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
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
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
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
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
人能惡人伊川非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
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
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
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
不備具若合而言之入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
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
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
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
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

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

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

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
怨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
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
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
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
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
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
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
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

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
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
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
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陳淵問
揚龜山
曰萬物與我為一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
其仁之體乎曰然
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
之仁取各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
之不仁取各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
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
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
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
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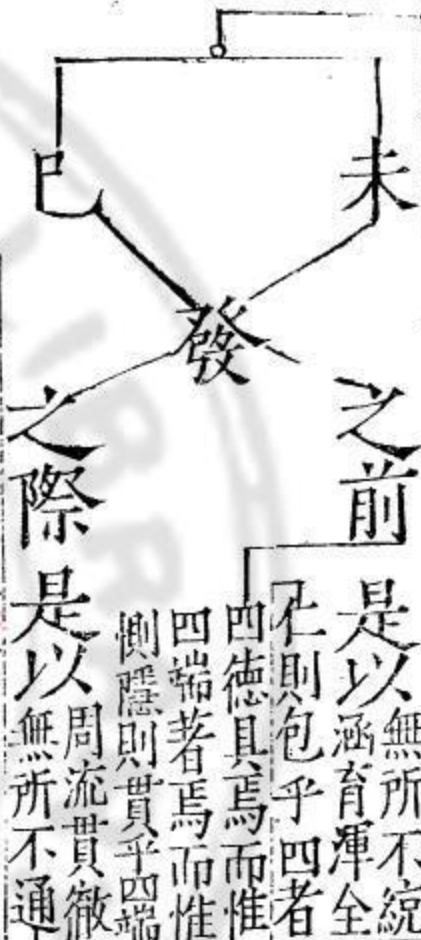
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

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傳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

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仁說圖

仁者天地生利貞地之心元亨使是天心
而人之所所得以爲心



之際是以無所不通

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
偏言則仁是體已發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益公則愛

孝弟其用也
怨其施也
知覺乃智之事

所謂生性愛之理
體也
發之用也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
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
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
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
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
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
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
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
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
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
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
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
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
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
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
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
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
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
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
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
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
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愛
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
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統
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
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
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

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

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味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

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

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

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然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

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得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

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

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
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
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
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
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
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
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
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
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
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

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
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
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
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
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
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
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
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穀子盡他未得在畢竟
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
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

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
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
舊在○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
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
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
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
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
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
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
而今不成只管去看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

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
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
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童輩卿曰切脉
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
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
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
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
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
也○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
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

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爲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

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
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
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
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或問仁與公之別
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
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
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
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
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
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

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
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
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
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
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
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
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
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
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
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

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

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

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
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
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
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
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
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
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
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
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
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

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
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
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
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
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
已爲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
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
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
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
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

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挾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

挾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挾着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賢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

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免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

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旣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當如此也之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

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

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

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
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
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
仁為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為說推原
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
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
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
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
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乃更親切夫其所以
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
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
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
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
一源內外一致也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
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

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
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
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
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
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
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
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
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
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
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
言之已詳

今請復以兩言失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一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由漢以來以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

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明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

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已復禮則如何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已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已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已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䟽導溝渠初爲物所壅蔽才䟽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已復禮便是䟽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

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

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會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

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會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

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
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
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
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
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
所以求仁也○學者湏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
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
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
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
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

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
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
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
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
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
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
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
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
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
說恍惚驚駭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

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克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

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
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爲大
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
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
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
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
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
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
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
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

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
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
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
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
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
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
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
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
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
謂踈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

方如何得皆在我闢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問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

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瘥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

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詣理○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

性心統情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
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
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
心爲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
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
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
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
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旣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
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
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
謂之不仁

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
子云把握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
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
西山直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
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
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
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
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
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

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

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

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
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
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
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
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
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
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
也然大學旣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

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
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
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螣正塗之
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懔激於首章聖賢
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
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
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
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
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
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

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

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卽知覺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

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

爲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癢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曾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益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

之遺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

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

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决非猛厲殘忍褊狹
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
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
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
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
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爲人之長矣不
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
云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
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
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
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
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

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自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

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

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
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
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
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
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
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
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
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
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

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
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
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
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
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
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
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
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
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流

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

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

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

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當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兒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克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藏不測

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
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是
陽底一截禮智一作是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
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
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
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
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
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
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
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
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
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
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
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
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
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
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

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
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
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
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
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
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
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
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
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
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

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
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
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
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
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
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
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
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
其發處旣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

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

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皆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

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年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

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

若要細分則如易揅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

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

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良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如乾文言旣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

不宜○童輩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

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温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

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
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此溫氣便是
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
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
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
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此形迹時便是智
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
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
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
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

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
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
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
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
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
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
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
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
乃所謂情而程予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

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終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

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叢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

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僮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
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
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
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
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
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
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
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
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
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
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
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
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
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
情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
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
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

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

之發源由是而生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有不可揜故其粹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

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有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伎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已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眾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眾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眾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為貞於時為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

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
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
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
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
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
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
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
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
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
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
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
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
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以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

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見得他界分分明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

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

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

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

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不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

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
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
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
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
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
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
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
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

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
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
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
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曾中許多勞勞
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
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
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
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
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
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

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

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

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

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倣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

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
爲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
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
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
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
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
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
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
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
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

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
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
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
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
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
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
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
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

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

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孰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

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

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
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
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
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
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
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
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
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
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
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
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
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
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
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
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
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
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
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
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

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

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

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
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
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
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
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
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
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
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
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
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

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
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
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
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
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
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
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
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
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

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

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

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為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
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
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
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
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
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
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
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
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
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

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
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
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
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
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
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
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
道這是聖人之信若眾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
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
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

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

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僞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

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

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

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

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

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已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盡已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

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已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

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

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

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

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爲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

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
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
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
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
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
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
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
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
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
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
可偏舉○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
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
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
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
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
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
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
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
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
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
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求到那物上賢
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
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
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會理自己百姓盡不
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
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僞妄以
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及物各
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

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

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

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
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
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
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
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已便是不恕○大槩
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
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
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
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

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
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
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
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
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
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已
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
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
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

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義先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己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

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

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

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在聖後有影也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

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

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
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
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
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
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
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

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
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
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
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
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
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
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
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
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此與忠信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
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
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
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克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

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向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

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且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克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係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

氣凝而爲形，鬼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

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

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
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
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
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
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
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
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
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

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
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
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
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
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
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
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
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闡渾淪
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

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蓋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
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
以意爲學其務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
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
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千
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乂浸失其真朱子
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
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
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
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
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
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
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
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
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
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
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
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
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
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
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
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
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
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
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
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
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
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
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
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
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義農黃帝繼天立極
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
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
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

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教授弟子而惟顏曾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用而已○問揚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正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卽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
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
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
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
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
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

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卽賢盡
能體卽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
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
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
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
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
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
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

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聖人不知己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

氣象又爲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
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
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
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
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
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
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
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先賢言語
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
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
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

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
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
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
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温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
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
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
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
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
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
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

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
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
聖人猶欲有爲也○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
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
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
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
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
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

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

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鐘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

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應籠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而班馬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麤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魯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魯子易簣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

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

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麤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

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眾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眾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

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荅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
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
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
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
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
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
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
般氣象○荅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

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
機應物初無理事精麤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
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
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
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
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爲棄
之耳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

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子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子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翦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

不辨也○問使孔子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已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顧微

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

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

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克擴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是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父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

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克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

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段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

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子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

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

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魯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不知

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卽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子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魯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魯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

曾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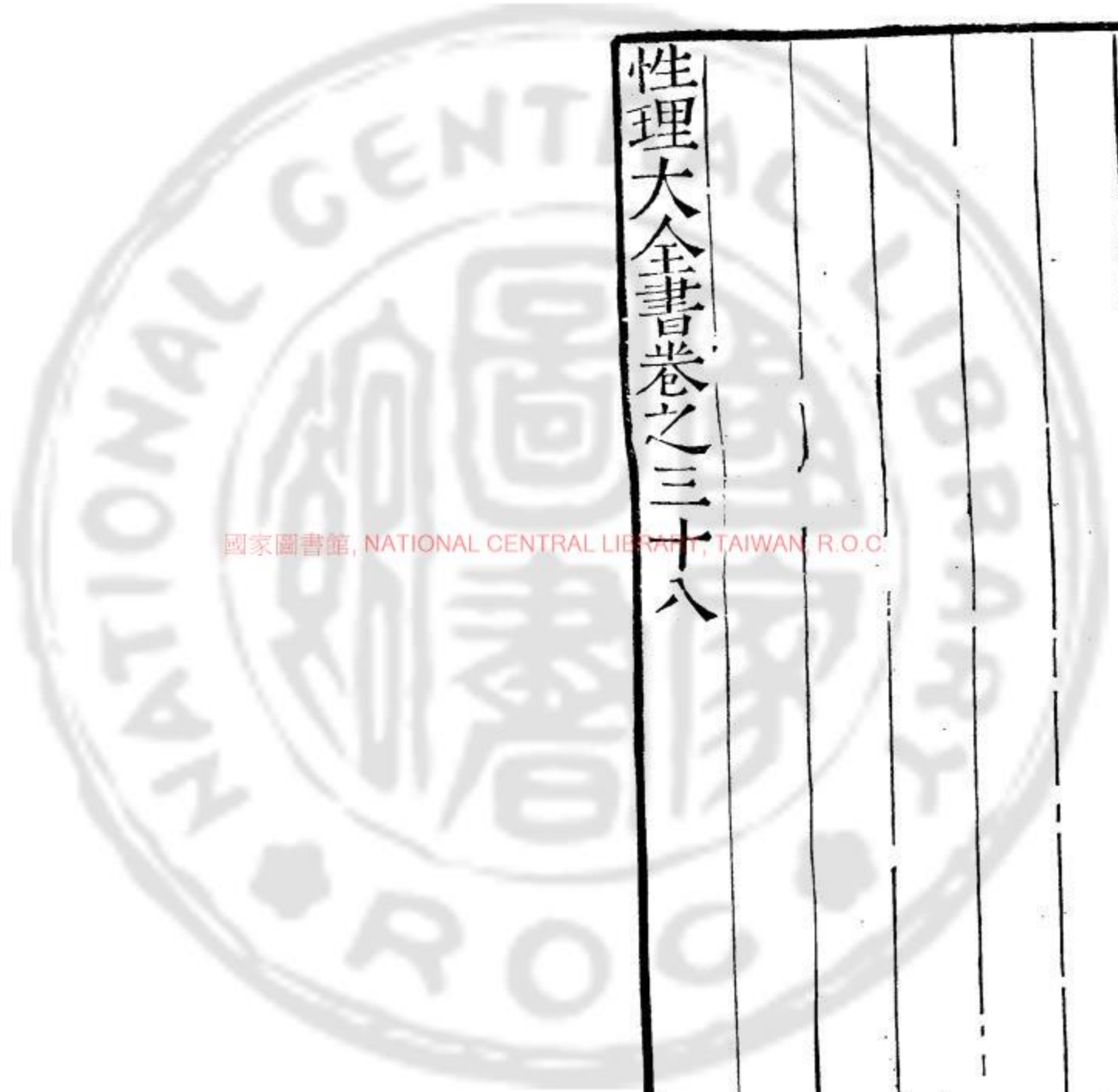
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
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
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
二子後來想大致長進○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
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
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
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
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
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
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

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
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
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
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
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
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
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
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覺
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觀

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
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嫖嫫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懇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

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曰
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
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
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
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
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
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
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
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徃復只得如此○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
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
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
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
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
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
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

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曰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

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